



锦绣园

153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
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无端嫁得金龟

凌淑芬◎著

(叶氏三妹系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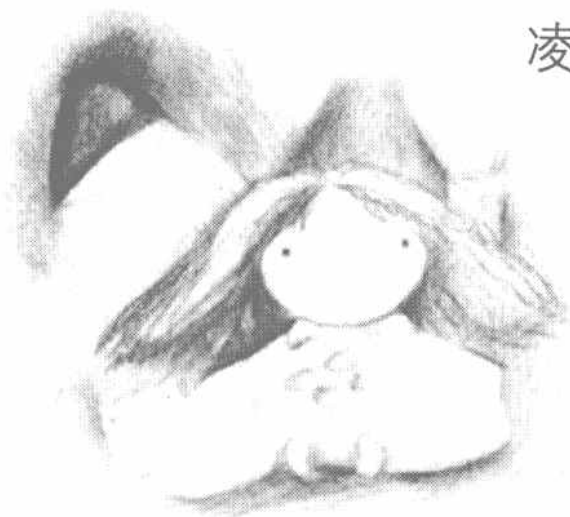
他都已经不计较她差点害他瘸腿的事了，
更甭提她间接造成他公司人员食物中毒。
难道非要他娶她，她才肯跟着他？

主编：珠雅

无端嫁得金龟婿

(叶氏三妹系列)

凌淑芬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 ,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序 言

“哎呀！真是不好意思。”陆双丝捂着唇惊呼。

“没关系，小事一桩。”很少见到有人一身笔挺的西装被泼湿了，还像这位大哥那么笑呵呵的。

原来“艳光照人的美女”就是这么回事。新搬来的邻居先生晕陶陶遐想。

若非今天提早下班，不巧又开错了车道，他铁定会错过如此这般的美丽际遇。

刚才这位大美人拎着水管为门口的柏油路洒水降温，不意碰到水管正好出了问题，无法控制突然爆出的水量，于是上天赐与他这个无巧不巧的姻缘，正好经过美女的洒水范围内……呵呵呵，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让美女邻居泼到一身水的。整桩场景不啻为老天爷特地为他安排的邂逅美景。

“我真是太不小心了。”沮丧的神色爬满了她清艳的娇容，“因为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叫了半天的水电工，却一直没人过来理会，唉……”

她摇首轻叹，凄绝美绝的哀怨几乎迷晕了跑错车道的受害者。

“不如我帮你看看。”在他能意会之前，大脑已经命

令嘴巴自动献策，“当然，我不是坏人，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。”

“张先生怎么会是坏人呢？”天真纯美的眼神柔化了她的外貌，绝对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芳龄已届三十一，“附近的邻居都知道，新搬来的张先生最热心公益了。只是，让您穿着西装为我家修水管怎么好意思呢？唉……我看还是不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”张先生拼命摇头。喔！说他热心公益，显然大美人对他的印象极佳……两人共进烛光晚餐情景又更真实了几分。

“好吧！那就多谢你了。”陆双丝快乐地叹了口气，“没有男人，女人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战，顶着一颗狼狈不堪的湿脑袋，外加一件铁锈斑斑的丝质白衬衫，张先生满足地从厨房流理台下钻出来。

他并未注意到，为何花园的洒水系统年久失修，结果他却窝在厨房修缮阻塞的水管？从头到尾，身旁不断的加油声、喝彩声、崇拜赞叹声哄昏了他的神志。

美女……烛光晚餐……喔！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冷不防地，厨房门口响起一道冷冷入骨的质问。

叶家小女儿……萌萌……放学进家门的时候，所见到的正是这幅情景。

家里的水管已经个把月修不好了，偏偏她们经济拮据，迟迟不愿打电话叫工人来，然后被诓一大笔修缮费。如果她没认错，现场的水管修理工应该是新搬来的张家大

儿子。听说隔她们几户人家的张姓一族以“最不敦亲睦邻”的恶誉闻名。

“萌萌，你回来啦！”陆双丝笑吟吟地迎了上去，“张先生很好心，自愿替我们修水管呢！”

自愿？

萌萌投射过去一记漠然的审视眼光。话题男主角险些被小女人寒酷如冰的视线冻伤。

张先生不自在地蠕了蠕身子。这一蠕动，仿佛把他脑中的烛光晚餐情境也释放于空气中，昭然若揭。

“只怕没那么自愿吧！”萌萌扯出一个冷冷的寒笑。

“呃……嗯哼！”张先生不自在地拉扯着领带，纳闷空气为何突然稀薄了？

“呃……水管已经修好了，要不然……我先走一步？”

试探性的结尾期盼得到一点挽留。

“好呀！”陆双丝拿起他的西装外套，为客人穿上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张先生错愕得很。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，总不能自打嘴巴。

那……只好走人了。

他不甘心地再瞄美艳女主人一眼，立刻被娇若春花的笑靥炫迷了神志。倘若换成平常女人，他会坚信自己被利用了。可是，她？不，天下不会有人比眼前美女更天真无辜。瞧瞧她的甜笑，瞧瞧她清澄无辜的眼，一个存心利用男人的女人决计不可能拥有如此纯净的神情。

唉！美女就是美女。

“再见。”即使大门粗率地朝着他的鼻子掩上，受害

者依然被迷得晕头转向。

若非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女生干扰，今晚大美人一定会陪伴他共进晚餐，良宵的……

“天真”的继母与冷漠的继女在屋内对视一眼。

萌萌虽然不情愿，仍然撇出忍俊不住的微笑。

“又骗到无辜的路人甲替你做白工了？”她盘手抱胸询问。

“哪有？”陆双丝扇形的长睫毛扇呀扇的，“是他自己提议的。”

没有任何人看出她眼中的满意和狡狴。没有人！

只有刚返家的继女最了解继母大人的天性。

早在已逝的父亲向两个女儿引荐新母亲那一刻，叶家最老成的萌萌就发现了。

她们眼中的陆双丝……这个看似一脑子浆糊、天真美艳的大美人，其实一点也不简单。

1

“女人，只有两种。”

彭槐安舒适地呼出一口气，两只长腿高高跷放在大理石桌上，右膝关节为了抗议主人害它过度操劳，半个小时前就开始发布酸痛特报。

人若走了霉运，被脚踏车撞到都会受重伤，这就是彭槐安的写照。四个月前，为了躲避直通通朝他撞过来的小孩子和脚踏车，他一脚踩陷入路边施工中的水坑，这也罢了，偏偏小娃儿的刹车失灵，尽管受害人已经陷入进退不得的窘境，仍然一股脑地撞到他身上。

为了防止脚踏车上的小家伙跌倒，他奋不顾身地拔腿跳上来救人，结果便造成了他接下来四个月的手术与复健工作……因为他膝关节的后十字韧带断裂了。

“好人不一定有好报”的哲学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印证。

“哪两种？”分公司的经理黄云陇觉得他的论调相当有趣。

“一种是能引起男人渴望的，另一种是不能的。”他张口打了个呵欠。

“敢问是什么特殊的因由让你发出如此巨论？”黄云

陇更感兴趣了。

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，他的上司彭槐安都具备了受女性关爱的特质。

并非因为他的外形。事实上，彭槐安并不符合“英俊”的定义。他的眼神太锐利，别说女士，即使大男人面对他直勾勾的注目，都会产生呼吸不顺畅的效应。他的鼻梁太高挺，虽然比鹰勾鼻好看一点点，整体效果依然使他的面相看起来太过严苛无情。

他太高，身材几乎抽拔到一九〇；他太傲，精优的才干及家世背景让他养出一身盛气凌人的狂狷；他的气息太强势，是那种在临睡前走进小孩子房间，任何哭闹的小朋友都会被吓得立刻乖乖睡觉的男人。

但是，适当的时刻他懂得微笑，而他笑起来的样子还真是该死的好看，再加上这年头又流行怪怪坏坏的男人才是好男人，因此他硬是受到女性朋友的青睐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很莫名其妙。

所以黄云陇只能说，每只瞎猫的一生总会碰上几尾死耗子。

“因为我未来的老婆，彭氏家族未来的长夫人，属于第二种类型。”他揉了揉膝关节，龇牙咧嘴地痛皱了眉头。

“这么糟？”黄云陇顿时同情起他未来的婚姻生活。

“还好啦。”他反倒不在意地摆摆手，“白小姐无论是家世背景或者气质仪态，都算上上之选，比起彭家还堪称得上是门当户对，我对妻子的要求本来就只有这么一点。”

若论起世界知名的两大拍卖组织，执西方世界牛耳的公司自然非“苏富比集团”莫属；而在亚洲市场一枝独秀的组织，则只能交由彭氏的“蓬勃拍卖集团”来抢占鳌头了。

香港的彭氏一族具有强烈的家族门第观念。

放眼整个家族，举凡目前依然媾结的婚姻关系，没有哪一桩不是出于商业因素的。

彭氏名义上的大家长……彭槐安的双亲正是个中典型。

商业婚姻并不总是苦涩的，起码彭氏夫妇就非常满意他们俩的关系形态：人前携手扮演标准夫妻的形象，人后拥有各自的社交圈，包括各自眷养的情人。

旁人若以为这种八股思想只限于老一辈才抱持，新生代的几名子女，譬如彭槐安之属，接受过开放的西方教育熏陶，应该得以免除门户之见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可能是耳濡目染的结果，他素来笃信着双亲传承下来的观念……婚姻应该以替家族带来利益为前提；情人才是用来眷宠的。

因此，半年前父亲为他物色好彭家未来的长媳人选……来自“飞速通讯企业”的千金小姐白君兰，精明如彭槐安马上联想到一个商机：“蓬勃拍卖集团”未来五来计划延伸触角，介入通讯器材事业，彭、白两家一旦结下姻亲关系，对于日后的合作事业自然大大有利。于是他立刻回以正面的答复。

彭、白两大世家崭新的合作关系因而确立。

表面上，他为了来主持公司一年一度的员工专业训

练，其实分公司的高级主管都晓得，“蓬勃拍卖集团”召开全世界十七家分公司的干部会议或许不算小事，然而若要劳动握有实际经营权的总经理彭槐安亲自从香港飞过来，倒也太小题大做了。

大龙头御驾亲征，摆明了是来探探素未谋面的未婚妻，以及白氏的家业情况

“这么玩本，你对白家的情况尚称满意？”黄云陇不太能接受他对婚姻的轻率观念。

“嗯。”彭槐安无意与员工讨论他的终身幸福，“员工培训的会程筹办得如何了？”

“一切流程大致上已定案。”聪明的经理立刻跟着转移话题，“日前只剩下伙食承包商还在挑选当中，我们可能比照以往的惯例，批给福华饭店负责午餐和最后一天的酒会餐点。”

“那就这样了。”他困难地把两只长腿移下桌面，小心翼翼地起身，右膝隐隐传上来的抽痛让他拧弯了浓眉，

“我先回饭店休息，假若有任何状况需要请示，直接拨电话过来。”

“是。”黄云陇目送上司离开。

伟硕的骨架子几乎填满整座门框。

“蓬勃拍卖集团”的分公司并非所有据点中最具规模的，因为本土的高格调拍卖方式并不盛行。集团在这成立分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网罗高级会员，并且定期提供会员们香港的拍卖信息，等于为总部开发客源。

本地多的是有钱凯子，所以在这里分公司的生意并不因为规模较小，就亚于其他子公司。

无端嫁得金龟婿

ove me , page 008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彭槐安辛苦地站在走道区间，等待电梯从十四楼下来。他的分公司仅租用这栋商业大楼的第八层而已。

该死！这么慢！他恼怒地盯着数字键，光是第十层便逗留了足足两分钟。他的腿若没有在一小时内回到饭店冰敷，他那个暴君复健师肯定又要拿辞呈作为威胁，拒绝再与他这种不知爱惜身体的坏病人合作。

电梯门终于打开。

他看也不看地踏进去，隐约瞥见小空间内还站着另一名女客。然而，抽痛的膝关节暂时中断他的注意力。

“该死……”彭槐安低骂着闭上眼睛，痛恨的意味多过于痛楚。

他从来不屈服于肉体的伤病，而眼下的行动不便让他恼怒极了自己的虚弱。

“先生，你没事吧？”迟疑但温柔的女声悄悄占据斗室。

彭槐安不悦地震动。居然让不相干的人观看到他疲软的一面！

他勉强直起倚靠着电梯墙面的体魄，十二人载量的空间霎时缩小了一倍。

“谢谢，我没事。”他僵硬地颌首，眼眸拒绝望向身后的女人。

咖喱鸡肉酱的香气不晓得从何处窜出来，引诱着他的食欲。

现在时刻十二点半。他从早至今连一粒米影子也没看到，昨天的晚餐也为了赶时间而只囫囵塞了两个三明治，实在饿了……

咕噜，咕噜。

胃酸过度分泌而引起的饿鸣，在小小的空间益发明显得令人尴尬。

他勉强按捺下第二句低咒。

人家说“十年修得同船渡”，无论后方这位有缘与他同“电梯”渡的女士是谁，她的机缘还算不浅，有幸目睹“蓬勃拍卖集团”总经理彭槐安最低靡的状态。

目前才降到五楼而已。这部破败的电梯为何坚持学习乌龟的速度？又不是在演龟兔赛跑。

头顶上方的灯管闪了两闪。

慢着！这是……彭槐安感到恶兆般地仰起头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灯光全部熄掉，慢吞吞的下降感倏然终止。

“喝！”女性乘客抽出一声惊骇的寒气。

几秒钟之后，灯管缓缓地放出白光，亮度却是半明的，风扇也开始转动，轮叶旋转的速度却拖拖拉拉的。电梯依然停止，备用电源起动。

“Shit！”彭槐安简直不敢相信。

电梯故障了！

他和一个陌生女人被困在电梯！

该死的，这种情节只会出现在浮滥的电视剧本或三流小说！

“Shit！”他气坏了，再骂一声，用力跺了一下脚

踝，“啊……”

轻举妄动的结果造成更惨重的灾情。他受伤的右膝关节哪还禁得起如此的折磨。

“先生，你撑着点。”女士慌忙地上前一步，及时顶住他摇摇欲坠的硕躯。

“扶我坐下来！”他咬牙切齿道。

这句话并非请求，而是命令。

很少见过有人明明负伤在身，姿态还能摆得这么高，陆双丝暗想。

刚才站在这位大块头的身后，看他一副随时会颓倒下来的样子，她提心吊胆了好久。电梯里就这么一丁点空间，假若伦敦铁塔真的垮下来，她连躲都没地方躲。

“最近这栋大楼的电梯不太稳定，正在维修当中，每天都会出一点小状况。放心吧！马上就会有人救我们出去。”她吃力地扶着伤患在角落坐下来，美眸闪烁着乐观的光彩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彭槐安的语气很粗率，“你在这栋大楼上班？”

肉体强烈的不适感几乎害他闷吼出来。

“不，我每天中午为客户送便当，所以已经很习惯了。”她笑咪咪地探出友谊之手，“你好，相逢自是有缘，我叫陆双丝。”

“……彭槐安。”人家先透露芳名，他若不讲好像礼貌上过意不去。

天知道，在电梯搭讪美女有违他的格调。

值得安慰的是，尊呼她为“美女”尚称名副其实。

陆双丝的眉目五官比清秀更标致许多，可以称得上是“美艳”，玲珑窈窕的曲线适合拍摄塑身广告。

她的芳龄或许不老，然而看得出来具有成熟女人的风韵，这种味道只会出现在接近或超过三十岁的女人身上。

他一直认为三十岁是女性最美的年华，犹如蜜桃成熟，却不会熟得太透。

只是一般而言，三十岁的女人不会露出像她眼中那种天真纯洁的光彩，所以他判断陆双丝的实际年龄应该更轻上一两载。

莫名其妙，他的膝盖痛得快毙掉，而大脑居然还有闲工夫分析女人的年龄和外貌。

没法子，此乃男人的本能与天性。“食色，性也”这句话是孔老夫子亲口流传下来的。

“现在我们只好等人救援。”她端庄地委坐在他侧边。对于一个在电梯内落难的女人而言，她的情绪实在开朗得离谱。

午休时分，机房和安全室的值班人员八成吃饭去了，不晓得他们何时才会获救。

人家连院长受困于电梯内，都得等上五十分钟才能安然出险，更何况他们现下缺少高官显要帮忙吆喝。

几分钟过去，两人都没有交谈。沉默无声向来不会让他觉得尴尬，所以他也不急着打开话匣子。

话说回来，挂病号中的男人决计不可能当选“最佳谈心人选”，陆女士最好认命。

她笑容可鞠，“对了，我在‘美味便当公司’工作，是他们的兼职二厨，你呢？”

“我在‘蓬勃’……”他临时打住话。拜托！他没必要招出祖宗八代吧！

“‘蓬勃拍卖集团’？”她整理了下微散的刘海，眼中一闪而逝的光彩被举手的动作掩饰掉，“你的同事曾经向我们订过便当呢！”

“嗯。”一个渺小的便当厨师，他不感兴趣。两人的社会阶层相差太多。

咕噜，咕噜。

该死的！他暗恼。

陆双丝努力瞥向他尴尬发红的脸皮。英雄也有饿肚皮的时候，更何况伤者？

善良的天性接管大脑，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替同伴的糗怒解围。

“电梯不晓得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修好，我手边还有一盒便当没送，不如我们一起把它吃光？”

“你的客户怎么办？”他是个有荣誉感的男人。一不杀人放火，二不偷吃便当。

“反正他等了半天等不到，一定会自己出外觅食的。”陆双丝开开心心地拎起纸制便当盒，松开橡皮筋，

“今天的便当菜色不错。‘美味便当公司’新成立不久，所以每份便当装两种主菜，物超所值，今天是咖喱鸡和排骨，很香哦！你闻闻看。”

盒盖一掀开，迷死人的食物芳气弥漫整间斗室。

受伤的人需要正常的饮食和营养，他不会傻到与身体健康过不去。即使待会儿获救时，身上沾满食物的气味，他也顾不得这么多。

“那……嗯哼……谢谢。”他清了清喉咙。

一盒硕果仅存的便当，意味着一双筷子和一杯附汤。两名陌生的男女共用一副餐具，无论从哪一国的礼节来看，都嫌过度亲昵。

她捧着便当，羞涩地想着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。

彭槐安重重地叹了口气。不过就是吃个饭盒而已，又不是要强吻她，哪来这么多顾忌？妇道人家就是妇道人家，没事婆婆妈妈的。

“你先吃吧！吃剩的部分归我。”他不耐烦地吩咐。

“可是你是病人……”犹豫的视线瞟过他的腿，仿佛打量着临终前的重症患者，随时会咽了这口气，除非他及时吃到一口饭菜。

彭槐安真的失去耐性了，“吃！”

集团经营人的位置坐久了，他的言语、仪态自然而然包含着一种尊华的气势，即使只是一个简单的字，从他口中吐出来，凛然得让人无法不遵从。

“是。”陆双丝连忙举起筷子飞快地扒了两口。不对，彭先生只是陌生人，她何必如此听话？

都怪她不争气，平时在家被继女萌萌吆喝命令惯了，才会这么怕事。

“换你吃。”腮帮子鼓得像莲蓬的，把餐盒送进他手。

“你这么快就吃饱了？”彭槐安问归问，动作倒没放慢，第一口咖喱鸡饭立刻送进嘴。

嗯……味道不坏。两道愉悦的浓眉扬了扬。

“我们……一起吃。”她勉强从唇内挤出一点空间发